

鉴赏与收藏

贺岁雅集，知音共赏。

2025年冬至，玉成窑非遗馆内“岁晏雅集”上，翰墨与金石辉映。西泠印社副社长、著名书画家童衍方，携多年珍藏的书画、文房雅玩，与宁波本地金石书画同好共聚一堂，展开一场温暖而深远的艺术对话。陈列之间，有寄托岁朝吉庆之作，有蕴藏文人往事之珍，也不乏承续血脉、传递薪火之品。

数卷墨迹、几方石印、若干文房清玩，徐徐铺开的是一个可触可感的艺术现场。这并非寻常展览，而更像一场以艺为舟、以物为契的心灵交会——在寒风凛冽的冬日，与往昔对话，与时光共处。



百岁墨犹劲 师恩卷长存

——岁末雅集里，翰墨与金石辉映

黄银凤

一卷《瓜果图》 三位海派名家合璧

雅集的开场，是一卷《瓜果图》。作者张大壮，海上画坛“四大花旦”之一。绘枇杷、西瓜、梨、葡萄、北京柿子、百合，设色鲜活，寓意吉祥。此手卷“大壮妙品”四个隶书大字，如松如铁，笔笔沉实。落款者朱屺瞻，作此书时，年已一百零三岁。

“人活百岁已是难得，百岁后犹能提笔，笔力不衰，这叫‘人书俱老’。”童衍方立于卷前，声不高，语速缓，仿佛怕惊动纸上那位期颐老人。“我当年去求字，朱老听力已弱，需附耳说话。但他一握笔，眼神就变了。那不是写字，那是把一生的气力、一生的修为，都凝在笔尖。”



满堂静默。观众屏息，目光在那四个字上反复摩挲。墨色乌亮，纸色微黄，一笔一画间，仿佛能听见时间流淌的声音——不是流逝，是沉淀。

卷尾另有一跋，行草洒脱，出自谢稚柳夫人陈佩秋之手。她写道：“张大壮阔笔写意画，以鱼虾瓜果最为出色，所作明虾带鱼，独步当今画坛。”童衍方微笑着解释：“陈佩秋看画重点，不在意形似，而是注重笔墨与物象之间的‘理’与‘神’。”

而这画卷本身的诞生，也是一段尘封的因缘。

童衍方说，此画卷所用纸张原本是近百年来裱画店的旧存裱成联，纸是半熟宣纸，质地细腻。童衍方不舍得对写联，他携纸叩开张大壮先生画室。“纸太好了！”张大壮落笔即叹。据童衍方回忆，那日画室寂寂，只见大壮先生调墨运彩，从枇杷的金黄画到西瓜的浅黄，从梨子的水润画到葡萄叶的枯涩，墨彩交融，几无停笔。画梨时，墨水从笔肚自然渗化，梨肉饱满如含晨露；画葡萄则以干笔擦扫，枯润相生，似带秋霜。“你看那梨柄一笔，如铁画银钩——没有书法



童衍方（右二）在雅集上



雅集现场

功底，画不出这等筋骨。”童衍方指向画幅，目光悠远，仿佛穿过五十二年光阴，又见那个伏案挥毫的身影。

五十二年过去了。张大壮、朱屺瞻、陈佩秋这三位海上画派名家皆已作古。唯有这卷《瓜果图》静静横陈，纸寿墨润，像一座无声的桥，连接着几代人的眼睛与心灵。

师恩长卷 勾勒山水的魂魄

另一件令满堂肃然的，是一幅长长的手卷《长江山水写生》。

作者是童衍方的恩师唐云。1962年秋，唐云溯江而上，驻留三峡七日，对景写生，归后成此小卷。童衍方那年刚参加工作，后来辗转购得，珍藏至今。

“山水不在大，在有无魂魄。”童衍方徐徐展卷，江山渐次浮现：起首江岸平阔，墨色清润；中段峰峦骤起，皴

西”仿佛忽然有了体温，有了呼吸。

十八方印 在石头上刻下的年轮

童衍方自己的作品，也悄然列于案头——十八方石印，朱白相间，大小参差。

“我想每年春节刻一方，天干地支，以纪岁月。每方印的印文皆不同，有的是‘年年大吉’，有的就是当年心境。”他笑言，“攒了十八方，正好十八年。中间丢过两方，我又补刻两方，图个圆满。”

最近两月，他又新刻三方。“八十老头，手还没僵，还能刻。”他话说得淡，却透着一股不服老的倔强。十八方石印中，有的边款刻一枝梅，有的印顶浮雕山水，印与画、刀与笔，在方寸间交融。

这些印，恍若“时间的容器”。童衍方拈起一方辛丑年印，边款刻着

“我想每年春节刻一方，天干地支，以纪岁月。每方印的印文皆不同，有的是‘年年大吉’，有的就是当年心境。”他笑言，“攒了十八方，正好十八